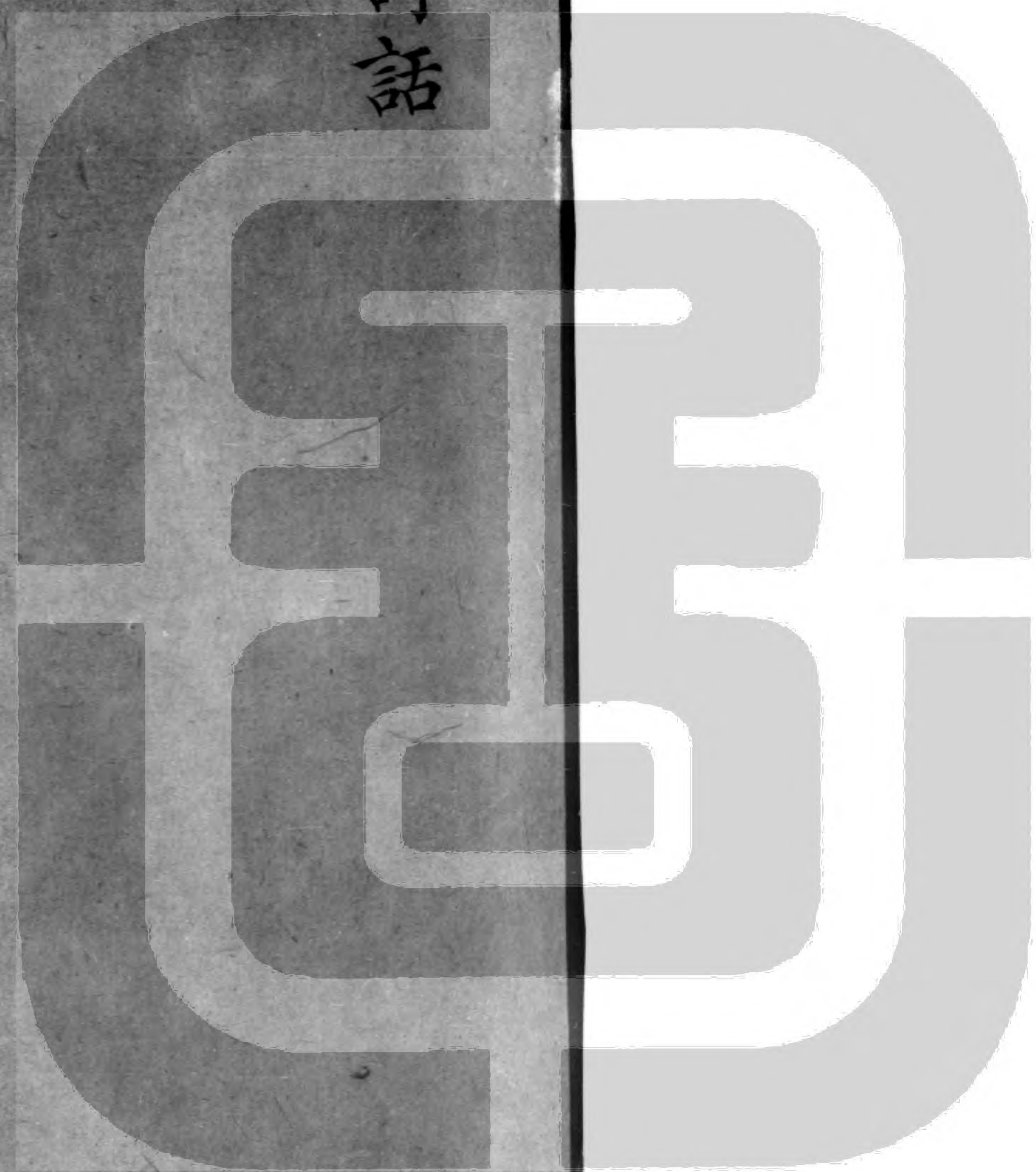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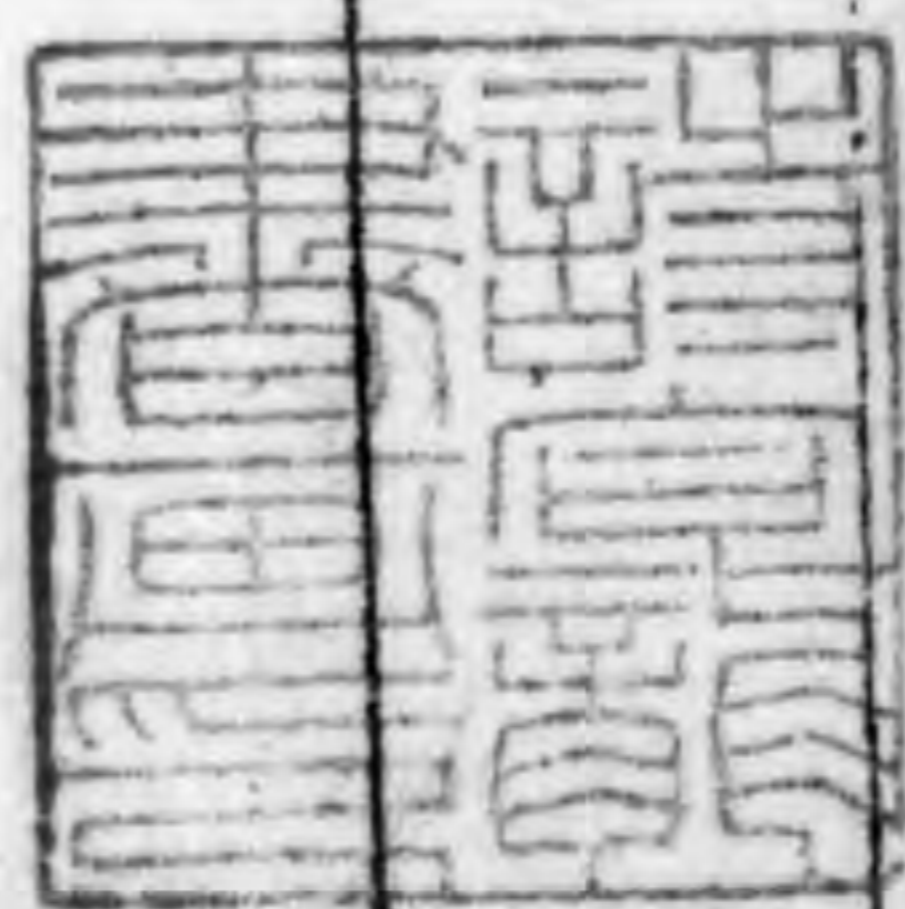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

庚溪詩話



庚溪詩話卷上

西郊野叟述



藝祖皇帝嘗有詠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繞到天
中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世反之正見於此詩矣又
竊聞上微時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意淺陋
上所不喜其人請上詠之即應聲曰太陽初出光
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遂退羣星
與殘月蓋本德以火德王天下及上登極借竊之
國以次削平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既輔 藝祖皇帝創業垂統暨登寶位尤
留意斯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其後
累朝尊為故事宰相李昉年老罷政家居每曲宴必
宣赴坐於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
皇 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皇
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 上召對賜酒謂之
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之
政事上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詩斷句曰欲餌金鉤
殊未達璫溪須問釣漁人端賡以進曰愚臣鉤直難

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
於賡詠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意同也

賁宗皇帝聽斷之暇唯務觀書每觀一書畢即有篇
詠命近臣賡和故有御製觀尚書詩春秋周禮禮記
孝經詩各三章 御製讀宋書陳書各二章讀後魏
書三章讀北齊書二章讀後周書隋書唐書各三章
談五代梁史後唐史晉史漢史周史各二章可謂好
文王之主也

仁宗皇帝當持盈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為急每進士

聞喜宴必以詩賜之景祐元年所賜詩末句曰寒儒
逢景運報國合如何言宏大而有激勵真詔旨也山
東李庭臣嘗言瓊管夷人有特錦臂鞞鬻於市者其
上織成詩一聯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
五年賜進士詩也 聖製因宜遠播而仁化所覃雖
夷獠亦知敬愛庭臣遠以千金易之作小屏几硯間
見之者莫不改容瞻敬嘉佑初龍圖閣直學士尚書
吏部郎中梅摯公儀出守杭州 上特製詩以寵賜
之其首章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梅既到杭欲

侈 上之賜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歐陽脩為記以
述之亦人臣之榮遇也 堯壽聖太上皇帝當內脩
外攘之際尤以文德服遠至於 宸章睿藻日星昭
垂者非一至紹興二十八年將 郊祀有司以太常
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導 眞宗 仁宗朝故
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立 宗廟原廟等共
十有四章肆筆而成 睿思邪正宸文典贍所謂
太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閑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
十五章又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

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拖適天機水底閑
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浪圓
竹葉酒柳花蘊有意沙鷗伴我眠又曰水涵微雨湛
虛明小笠輕蓑未要晴明鑑裏敲紋生白鷺飛來空
外聲辭多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客老
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效及其中氣多春歸時節
自清和衝又一章曰春入渭陽花曉露弄滄波載與
俱歸 又若何此又有進用賢材之意關 治體也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資宸文聖作渙然超卓方居王

邸時從 太上皇帝視師江左經由京口題詩金山
曰屹然天立枕中流殫壓東南二百州狂虜來臨須
破膽何勞平地戰貔辭壯而旨深已包不戰而屈
人兵之意矣 今上皇帝躬受內禪踐祚以來未嘗
一日暫忘 中興之圖每形於詩辭如新秋雨過還
懷有曰平生雄武心覽鏡朱顏在豈惜常憂勤規恢
須廣大如春晴有感曰春風掃草木曉日襲山河物
滯欣逢泰時逢自時多神州應未遠當繼沛中歌觀
此則規恢之志大矣如 幸秘閣宴羣臣賜詩曰稽

古右文慙斐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觀熙洽治
更整嘉猷為贊襄俯和史浩丞相詩有曰誰歌元首
明自得股肱喜又曰虚心欲受人忠言資逆耳朕瘠
天下肥至樂無易此觀此則任賢聽諫虛已愛民之
心切矣至如詠 德壽宮冷泉亭古風有曰孰云人
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煙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
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佳沼密蔭交加
森翠葆山頭草木四時芳閱盡歲寒常不老又曰日
長雅超超塵俗散步道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

長將挹向杯中醪觀此則為於奉 親盡天下之養

者無不至矣如春賦曰決土膏於流潤將勸功於九
農碧草萋萋其帶露遊絲飄其曳空丹綠衆芳超遙兮
春風春風兮歸來信吹萬之不同又曰碧實朱英穠
苞艷葩榮於春者冬必粹枿於夏者秋必花擢喬松
於歲寒出竒卉於天涯知深仁之被物曾何間四時
與幽遐吾將觀登臺之熙熙包八荒而為家穆然若
東風之振槁灑然若膏雨之萌芽則生生之德無時
不在又何美乎眩目之芳華觀此則所以贊天地化

有一視而同仁者深矣真帝王之用心也

當今光宗皇太子夙稟岐嶷之資篤日就月將之道方其處恭邸時在三王中閱經史習藝業為最多每為詩篇辭語高妙巖肖時俗負講讀官每講退則與同僚詠歎敬服不已今有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瀕造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竊覩賡主上新秋雨過述懷詩有曰中興日月翼王氣山河在萬物飾昭回稽首王言大其辭如是其旨宏遠矣

漢高帝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槩之語故其末年幾至於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適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靡不逞無足言也

唐文皇既以武功平隋亂又以文德致太平於篇詠尤其所好如曰昔乘匹馬去今駘萬乘來辭氣壯偉固人所膾炙又嘗觀其過舊宅詩曰新豐停翠輦朝邑駐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蓋其詩語與功烈真相副也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遁跡為僧一日遊方遇黃
蘖禪師同行因觀瀑布黃蘖曰我詠此得一聯而下
韻不接宣宗曰當為續成之黃蘖云千山萬壑不辭
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云溪澗宣能留得住終
歸大海作波濤其後宣宗竟踐位志先見於此詩矣
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內遂不靖則作波濤
之語豈非識耶

岐陽石鼓文前世未傳至唐始盛稱而常應物韓退
之皆為歌詩以詠之應物歌其略曰周人大獵于岐

之陽刻石表功兮煇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
訛蒼蘚漉端透迤兮相亂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逸之歌其略曰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
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劔佩鳴相磨兔于岐陽騁雄
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
嵯峨以應之物歌考之直以為宣王之鼓也歐永叔
集古錄疑其唐以前不傳又疑漢魏以後凡碑大書
深刻者多已磨滅而此又遠數百年文細刻淺豈得
尚存然以余論之古物理沒不見於世者多矣陵谷

遷變此鼓或埋於土中或淪於水濱或隱藏於幽僻
之地至唐始見於世物雖古而風日雨雪所侵未久
摸打者亦未多故缺訛尚寡不可知也而歐公又云
遺之好古不妄有其字畫亦非史籍不能作也然則
寶此豈不賢於執他石刻哉

杜少陵子美詩多託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項
見蔡條西清詩話云唐史載王珪母盧氏嘗謂其子
汝必貴但未見汝與游者班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
過之母曰汝貴無疑及質之少陵送重表姪王珣詩

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珪母杜氏非盧氏也
又曰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
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古家貧無供給客位但
箕箒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鬚髮空嗟吁為
之久自陳剪髻髮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且與英
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此髻十
八九子筭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云風雲合龍虎一
吟吼頓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
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有輿上殿稱

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淑盛事垂
不朽其詩詳諦如此而史謬誤之甚今以余考之云
然其詩曰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又曰及乎正觀
初尚書踐白斗尚書者蓋指珪也為尚書婦者迺為
珪妻也然則少陵所稱杜氏實珪之妻而史所稱迺
珪之母也兩事自不同想以其詩中有剪髻鬟充杯
酒事與陶侃母同故亦以為珪母也余又以唐史珪
傳考之珪母迺李氏亦非盧氏也然則西清詩詔非
獨不詳考事實又併姓氏亦誤也嗚呼以珪之賢上

稟訓於賢母下得助於賢妻宜其為一代宗臣也
少陵詩非特紀事至於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
無貴賤亦時見於吟詠如云急須相就飲一斗恰有
青銅三百錢丁晉公謂以是知唐之酒價也建炎已
酉歲車駕駐蹕建康毗陵錢申仲紳赴召命僕亦以
事至彼與之同邸申仲以能詩自負嘗作詩詔甚詳
余偶用其剪紙刀渠頗慶之且曰此刀唯吾鄉所造
者頗佳他處不及也余戲之曰仙鄉剪刀雖佳然不
及太原者也錢曰太原唯出銅器未聞出剪刀也余

曰君深於詩而不知此耶子美詩云焉得并州快剪刀
剪取吳松半江水吾豈妄言哉錢大笑因而定交
世謂六一居士歐陽永叔不好杜少陵詩觀六一詩
話載陳從易舍人初得杜集舊本多脫誤其送秦都
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
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其後得善本
乃身輕一鳥過陳嘆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不能到也
又曰唐之耽羊無復李杜豪放之格但務以精意相
高而已又集古目錄曰秦嶧山碑非真杜甫直謂棗
本傳刻爾杜有李朝八方小篆歌云嶧山之碑野火
焚棗本傳刻肥失真故也六一於杜詩既稱其雖一
字人不能到又稱其格之豪放人取以證碑刻之真
偽詎可謂六一不好之乎後人之言未可信也

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然少陵曰
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
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也及
讀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
文夢斷越雞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

化非為帝京塵此子厚在嶺外詩則南粵梅雨又在
春末是知梅雨時候所至是晚不同

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外衣裳
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
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
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闕王介甫改為天闕蔡興宗
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引莊子周管闕天為證以余
觀之皆臆脫也且天闕象緯逼雲外衣裳冷迺此寺
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外之

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澄江朱正民舉直裳云少陵今夕行措意不苟其語
云今夕何夕歲云徂則言歲除夜也更長燭明不可
孤則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遣也咸陽客自
舍一事無則言旅中少况且無幹也相與博塞為歡
娛則言為此猶賢乎已也蓋謂窮冬佳節旅中永夕
無事方可為此自遣耳他時不可也則正民觀少陵
詩亦不苟矣正民乃余先太夫人族弟沈梅元用榜
登科其人簡率而議論有直氣為廣德軍教授含山

縣令而卒惜哉

白樂天有新製綾襖詩曰水波文襖造新成綾軟綿
勻溫復輕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辛章
曰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可謂有善推
其所為之心矣又觀新製布裘詩曰桂布白似雪吳
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誰知嚴冬月支
牀暖如春中夕忽有念無裘起造地丈夫貴兼濟豈
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裘周四垠曉暖皆如我天
下無寒人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
安如山觀樂天前詩則與楚人亡弓楚人得之相類
觀樂天後詩及子美詩可與人亡弓人得之其意同
也東坡先生學術文章忠言直節不特士大人所欽仰
而累朝聖主寵遇皆厚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
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自鳳翔簽判蒲任欲以唐
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詔試祕閣上曰
未知其能否故試之軾豈不能耶宰相猶難之及如
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變更科舉法

上得其議喜之遂欲進用以與王安石論新法不合
補外王黨李定之徒媒藥寢潤不止遂坐詩文有譏
諷赴詔獄欲寘之死賴上獨庇之得出止責置齊
安方其坐獄時宰相有譖於上曰軾有不臣意
上改容曰軾雖有罪不應至此時相舉軾檜詩云根
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
軾以為不知已而求地下蟄龍非不臣而何上曰
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
塞又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材因曰軾方古人孰比

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
無軾之學上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沮之上
一日特出手禮曰蘇軾黜居思欲闕歲滋深人材實難
不恐終棄因量移汝臨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為南
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以後熙豐諸
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蔡京蔡卞等用事
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
求軾墨跡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皇帝寶籙
宮醮筵常親臨之一日啓醮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

久之方起 上詰其故 荅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
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故也 上歎訝之問曰奎
宿何神為之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得知然為此
宿者迺本朝之臣蘇軾也 上大驚不惟弛其禁且
欲觀其文辭墨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 光堯太
上皇帝朝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
今上皇帝尤愛其文梁丞相叔子軾道初任掖垣兼
講席一日內中宿直召對上因論文問曰近有趙夔
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梁奏曰臣未之見 上曰

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至乾道末 上遂為軾御
製文集叙贊命有司與集同刊之因贈太師謚文忠
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為臺諫侍從嗚呼昔楊雄之
文當時人忽之且欲覆醬瓿雄亦自謂後世復有揚
子雲當好之今東坡詩文迺當當代累朝神聖之主
知遇如此使忌能之臣譖言不入且道流之語未少
可信解注之士出於一時之意而當守以軾之忠賢
而確信之身後思寵異常此誠堯舜之君樂取諸人
以為善而軾遂被此光榮不其偉哉

姑蘇楓橋寺唐張繼留詩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
漁父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六
一居士詩話謂句則佳矣奈半夜非鐘鳴時然余昔
官姑蘇每三鼓末四鼓初即詣寺鐘皆鳴想自唐時
已然也後觀于鵠詩云定知後別家中伴遙聽維山
半夜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
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窓半夜鐘則前人言之
不獨張繼也又皇甫冉秋夜宿嚴維宅云昔聞開云
寺門向會稽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
月夜半隔山鐘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亦曰隔水悠
悠午夜鐘然則宣詩人承襲用此語耶抑他處亦如
姑蘇半夜鳴鐘耶

庚溪詩話卷上

庚溪詩話卷下

西郊野叟述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筆遊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
宜者色藝不下他技救他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
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
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
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
王直方詩話載周知微明老作雙頭白蓮圖及寒食
詩頗奇余靖康間在京師寓景德寺偶見一士大夫

文編中載明老數詩皆妙其詠浮萍詩曰小靨浮青
水拍隄隄邊青色更相宜一番穀雨晚晴後萬點楊
花春盡時解與曲池藏寶鑑不教新月妬蛾眉怪來
別岸波光闊知是漁艇子移又作邊帥上元遊宴即
口號一聯曰後車鶯燕春聲早前騎熊羆夜氣迥又
詠鴈曰暮春叙去空成字遠地頻來不寄書此皆佳
句也餘詩不復可記然其人不遇而後他詩文想有
可取者亦不多有惜哉

蔡元長京既貴享用侈靡喜食鵝每預蓄養之烹殺
過當一夕夢鵝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鵝居前致辭曰
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著猶未足
羹由何足論生死猶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相倚女觀
此亦可為饕餮而暴殄天物者之戒

蔡天任載乃天啓之弟也頗亦工詩晚年筆力窺陶
謝之藩籬無錫錢仲仲紳退居然塘有園亭之勝一時
知名士大夫如陳去非葛勝仲汪彥章孫仲益諸人
皆為之賦詩唯天任詩語簡而意遠雲亭詩曰白雲
何時來萋萋冠山楸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通惠

泉詩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為穿石來要洗
巢由耳芳美亭詩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
流水去却行世間塵遂初亭詩曰著亭傍林泉偶與
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諸公眼其韻勝也
鄭毅夫辨詩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蒲溪俱是花
語意清絕頃在澄江見外叔祖朱少魏良臣書帙中
錄一詩云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不知
疊嶂夜來雨清曉石楠花亂流其下注云司馬才叔
作近聞曾端伯慥所編詩選乃載於可正平詩中一

首孰是然能狀霽後景物語不凡也

梅和勝執禮宣和初為給事事中與時相王甫論事不
合改禮禮部侍郎遂黜守蘄復落職責守滁王甫罷
相復職知鎮江靖康初以翰林學士召其謝表有曰喜
照壁間而見蠟乍離楓下而聞鍾蓋照壁喜見蠟此此
韓退之詩句也離楓下聞鍾事偶不記後數年因閱
劉夢錫自武陵例召赴京詩曰雲雨湘江起臥龍武
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日乍聞長樂鍾
蓋用夢錫詩語也和勝浦江人方未冠時家極貧而

親老無以為養大雪中以詩謁邑宰云有令可干難
閉戶無人堪訪懶移舟邑令延之令訓其子弟方應
舉未捷有詩自遣云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為不
豫哉後蔡凝榜登科終於戶部尚書死于靖康之難
蔡似既與王甫童貫與燕山之後彼文宗以詩寄彼
曰老懶身心不自由封書寄與淚橫流百年信誓當
深念三伏征塗合少休目送旌旗如昨夢心存關塞
起新愁緇衣堂下清風滿早早歸來醉一甌微廟聞
之命鄧珙索之京即錄以進呈 上讀之徐曰好改作

六月王師好少休也蓋時白溝報才捷故有是語觀
京此語亦深知是役之非也何不早納忠於吾君而
力止其子行及此始以詩諷何太晚也

毗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多留題惟程給事致道
俱嘗有詩其畧曰春風如醇酒着物物不知居然此
枝後迨此白日遲春風日浩蕩醉色回水肌所恨培
雪根白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生令顏色移顏色固
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妙又存規戒不苟作也
葉少蘊夢得石林詩話以楊大年劉子儀喜唐考謙

題漢高祖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坏
語皆歇後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又蘇子
瞻云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與此同
病然余按漢高帝紀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又
韓安國傳高帝曰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皆無劍字唯
注曰三尺謂劍也出處既如此則詩家用其本語何
為不可又曰子瞻用孔稚圭鳴蛙事如水底笙簧
蛙西部山中奴婢橘千頭已遣蛙亂或两部更邀明
月作三尺則两部不知為何物今按孔珪傳珪不樂

世務門庭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謂之蛙笑曰我以
此當两部鼓吹然則嘗觀此傳者亦豈不知两部為
何物哉若謂出處僻人少有知者則何待人之淺也
晉宋間沃洲山白道猷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
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後秦少游詩云菰蒲深
處疑無地忽見人家笑語聲僧道潛貌參寥有云隔
林鬢鬢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於道猷
而更加鍛鍊亦可謂善奪胎者也
詩詞中多用雲南晏元獻公寄遠詩曰一紙短書無

寄處數行征鴈入雲南紹興庚午歲余為臨安秋賦試
考試官同舍有舉歐陽公長短句詞曰鴈過南雲行
人回淚眼因問曰南雲其義安在余荅曰嘗見江總
詩云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故園籬下菊今日幾
花開恐出於此耳

昔人臨岐執別回首引望戀戀不忍遽去而形於詩
者如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
高城已不見况復域中人東坡與其弟子由別云登
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或紀行人已遠而

故人不復可見語雖不同其惜別之意則同也

昌黎韓退之和裴晉公詩云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
山後東坡和陶詩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莫驅此語
雖不同而寄情物外夷曠優游之意則同也

王摩詰漢江臨汎詩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六
一居士平山堂長短句云平山欄檻倚情空山色有
無中豈用摩詰語耶然詩人意所到而語偶相同者
亦多矣其後東坡作長短句日記取醉翁語山色有
無中則專以為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
明作記且為之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
退之劉禹錫本朝王介甫皆有歌詩爭出新意各相
推長而近特汪彥章藻一篇思深語妙又得諸人所
未道者其詩曰祖龍門外神傳璧方士猶言仙可得
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
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
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固感昔誰教晉鼎
判東西却媿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堪憐此地當

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吳門蠡口瀕太湖乃范蠡自此乘扁舟後五湖也鄭
毅夫撰有詩曰千重越甲夜成圍戰罷君王醉不知
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

嚴子陵釣臺屹立于桐江之濱往來題詠者極多前
賢所作人皆為膾炙矣不可盡載頃見一絕不知名
氏云范蠡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跡累山樊先生政爾
無名事聊把漁竿生水村又見閩人陳致一貫道題
一絕云足加帝腹似癡頑詎肯折腰求好官明主莫

將臣子待故人只作交朋看又皆自出新意也
魏野仲先生

章聖朝隱居陝府東郊召之不至王文正公且寇忠
愍公準皆與相好其詩句傳於人多矣其詠啄木鳥
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司馬溫公頗稱之然
又有一聯云莫因饑不足翻愛蠹偏多其言有規戒
矣至斷句云勤勤詠還屬無損好枝柯蓋仁人之
言也世之貪進因媒孽他人以售已而傷及善類者
聞之亦少媿矣仲先又有竹杯枝詩云吉凶終在我

翻覆謾勞君尤有所箴也又秋夕懷人詩云空看新
鴈字不得故人書亦為佳句

潘子賤待制良貴以清德直節退居鄉閭近二十年
所居樊屋數間略無生事然自得其樂平昔無所好
談禪之外亦喜為詩巖肖之先君光祿靖康間為
京城守禦司屬官嘗以守禦策獻之朝而議者沮之
京城失守督將士與虜戰遂以身殉國及歸葬日公
為挽詩曰醜虜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
獨死南門秘計無人用美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

酒與招寬，巖肖每不讀之痛貫心背時為挽時者數
七八唯公詩事核而言簡也。又一日從容侍公坐公
出所作詩文一帙相示，今唯記其詠梅詩一聯云：九
畹蕙蘭為上客，千山桃李盡庸人。句意清高多類此
其不能盡記也下。

唐儲光羲詩曰：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
躑，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跼足空夷猶。又陶翰詩
曰：駿馬黃金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
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

霰。此二詩一則文士居近列懷忠而不獲吐，一則武
將任邊瑣有功而不得伸觀。此則上之人不可不屬
通臣下之情也。

唐明皇初好賢樂士，殊有帝王之志。遂致開元之治
及其晚，即信終好佞，遽改初志，遂致天寶之亂。
初李適之用為左相，一日遂以李林甫之譖罷其政事。適
之杜門無以自遣，詠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御杯。
為問門前客，今朝誰復來。林甫益譖之，遂累貶宜春
太守。復因御使過宜春，恐之使仰藥自殺。則明皇之

信終一至於此又如薛令之為東宮侍讀別無吏職而俸廩甚薄戲題其壁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中無所有首帶長闌干。餘。澁。是。難。縮。羨。稀。著。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上幸東宮見之索筆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毛羽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今之懼而謝病歸遂不復用然上可諉曰言有缺望也又如孟浩然因王維私邀至內直俄而上至浩然匿之上詢知其實因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使出問其近所作詩浩然再拜自誦歲暮歸

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獎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踈上怒曰卿不求仕朕何嘗棄卿柰何誣我遂放還不復見錄則明皇之褊而不容本無人君之量然則開元之初亦矯情勉强而為之者也

古今以體物語形於詩句或以人事喻物或以物喻人事如唐許渾題崔處士幽居云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無實子孫忙語亦工矣及觀柳子厚過盧少府郊居云蔣藥閑庭延國老開樽虛室值賢人則語尤自在而意勝至東坡因章質夫以書送酒六壺書至

而酒不至坡谷以詩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為烏有
一先生則上下意相關而語益奇矣

宋景文有詩曰捫虱須逢英俊主釣鰲豈在牛蹄灣
以小物與大為對而語壯氣勁可嘉也而東坡一聯
曰聞說騎鯨游汗漫亦嘗捫虱話悲辛則律切而語
益可矣

前人詠落花世傳宋元憲公序景文公序前
詩為工元憲詩云漢臯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
香景文詩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固

佳矣而余襄公靖道詩亦工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

嵬徒見舊香囊不減二宋也而景文公又有五言殘
花詩一聯云香歸蜜房盡紅入燕泥乾雖不用事亦

自是佳句

元祐間東坡與曾子開肇同居兩省扈從

車駕赴宣光殿子開有詩其畧田鼎湖弓劍僊游

遠渭水衣冠輦路新又云階除翠色迷宮草擬閣清

陰老禁槐詩語亦佳坡兩和其斷句辛字韻皆工云

輦路歸來間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又云最後數篇

君莫厭搗殘椒桂有餘辛按楚辭昔三后之純粹兮
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蓋
以椒桂蕙茝皆草木之香者喻賢人也詩人押嶮韻
冥搜至此可謂工矣而西清詩遂改其句 讀罷
君詩何所似搗殘椒桂有餘辛以謂坡譏唱首多辣
氣此何理也坡為人慷慨疾惡亦時見於詩有古人
規諷體然亦詎肯效閭閻以鄙語相詈哉恐誤後人
心術不得不辯

六一居士詩話載梅聖俞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此魚常出
於春暮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為羹最美知詩
者謂祗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然余嘗寓居江
陰及毗陵見江陰每臘盡春初已食之毗陵則二月
初方食其後官於秣陵則三月間方有之蓋此魚由
海而上近海處先得之魚至江左則春已暮矣江陰
毗陵無荻芽秣陵等處則以荻芽芼之然則聖俞所
詠迺江左河豚魚也聖俞詩多古淡而此詩特雄贍
故尤為人稱美如曰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烹魚

荀爽所入喉為鏡鄒又曰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蛇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
斯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
真佳作也

蜀中每暑月則東南風數日甚者至踰旬而止吳人
名之曰船趨風趨音教云海外船船禱于神而得之

乘北風到江浙間也東坡吳中詩曰三旬已過黃梅
雨萬里初來船趨風余官吳門庚午歲夏六月既望
之三日風作踰旬而止暑氣頓減余因作賦以廣之

其略曰度華夏而既爽入窮閭而亦清無雌雄之或
異信物之均平蓋彌旬而後止矣六月之炎蒸又曰
彼蠻槁與海檝得乘時伺便而至耳謂區區專意於
此曹則亦豈天壤之至理蓋欲脫吾民於焦灼竊意
造物其專在是也即其後往來吳中不常至丙子歲
余罷尚書郎寓居無錫至六月梅前三日此風作九
七日而止披坡詩謂梅雨已過此風初來則當在五
月或六月初而余兩見之乃在六月望後與六月梅
前或曰節氣有早晚也然庚午歲梅雨過兩旬而風

來丙子歲梅雨過一月始來得非此風早晚本無定
東坡亦據當時所見而言耶

元祐間有旨修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
作碑紀其事坡叙事既祿體且取道家所言與吾儒
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紹聖元符間黨禁興遂毀
其碑命翰林學士蔡京別為之京之文類三舍舉子
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卜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
昌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
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余於儲祥

宮碑亦云後見韓无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

本朝詩人與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
處不必相蹈襲也至山谷之詩清新奇峭頗造前人
未嘗道處自為一家此其妙也至古體詩不拘聲律
間有歇彼語亦清新奇峭之極也然近時學其詩者
或未得其妙處每有所作必使聲韻拗淚詞語艱澁
曰江西格也此何為哉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
以山谷為祖宜其規行矩步必踵其跡今觀東萊詩
多渾厚平夷時出雄偉不見斧鑿痕社中如謝無逸

之徒亦然。正如魯國男子善學柳不惠者也。

陳亞少卿有惜竹詩曰：出檻亦不剪，從教長舊叢。年年到朱夏，葉葉是清風。其兼收並蓄使物各效其用，則此詩深可尚也。余比因洗竹戲用其韻曰：直幹解新籜，低枝蔽舊叢。芟繁留嫩綠，引月更添風。其去冗除繁使物無所壅蔽，則余詩亦有自味也。

錢塘吳山有美堂廼

仁宗朝梅摯公儀出守杭。上賜之詩曰：有地有美

山，美東南第一梅州。以上詩語名堂。士大夫留題

甚衆。東坡倅杭，因令筆吏盡錄之，而未著其姓名。默

定詩之高下，遂以賈收耘老詩為冠。其詩曰：自刊宸

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巒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

常占一天寒，四簷望尺。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

信靜中疎拙意，略無蹤跡到波瀾。坡因此與耘老游

從王荊公介甫辭相位，退居金陵，日遊鍾山。阮去世故

平生不以勢利為務，當時少有及之者。然其詩曰：種

侯老擅閑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壑，

每逢車馬便驚猜。既以立壑存心，則外物去來任之。

可也何驚猜之有是知此老胸中尚蒂芥也如陶淵
明則不然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然則寄心於遠則雖在人境而車馬亦
不能喧之心有蒂芥則雖擅一壑而逢車馬亦不免
驚猜也

衆禽中唯鶴標致高逸其次鷺亦閑野不俗又皆嘗
見於六經如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鶴鳴于九皋聲聞
于天振鷺于飛于彼西雍易與詩嘗取之矣後之人
形於賦詠者不少而規規然祇及羽毛飛鳴之間如

詠鶴云低頭乍恐丹砂落矚翅常疑白雪銷此白樂
天詩丹頂西施頰霜毛四皓鬚此牧杜之詩此皆格
卑無遠韻也至於鮑明遠鶴賦云鍾浮癘之薄思抱
清迥之明心杜子美云老鶴萬里心李太白畫鶴贊
云長唳風霄寂立霜曉劉禹錫云徐引竹間步遠含
雲外情此乃奇語也如詠鷺云拂日疑星落凌風似
雪飛此李文饒詩立尚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人未
未知此雍陶詩亦格卑無遠韻也至於杜牧之晚晴賦
云忽八九之紅菱如婦如女墮藻黥顏似見放棄白

鷺潛來避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媚
雖語近於纖艷然亦善比興者至於許渾云雲漢知
心遠林塘覺思孤僧惠崇云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
清照水千尋迥樓煙一點明此乃奇語也
韓退之聯句云遙岑出寸碧遠目增雙明固為佳句
後見謝無逸云忽逢隔水一山碧不覺舉頭雙眼明
若數衍退之語然句意清快亦自可喜也
蔡天啓肇嘗從王介甫游一日語及盧仝月蝕詩辭
語奇峻介甫曰人少有誦得者天啓立誦之不遺一

字一日又與介甫同泛舟適見羣鳧數百掠舟而過
介甫戲曰子能數之乎天啓一閱即得其數因遣人
詢之放畜者其數不差可謂機警也天啓紹聖元符
間為中書舍人坐嘗於元祐諸公遊遂遭斥不復用
嘗守睦州列任謝表有曰城雉闕寂一葉落而知秋
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復有詩曰疊嶂巧分丁字
水臘梅遲見二年花人謂能狀相廬郡景物也
唐以前生寺中或僧有疾病者未有安養之所唐末
丁山寺有僧卧病久因自題其戶曰枕有思鄉淚門

無問疾人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道有部使者經
從過寺中見其題因詢其詳惻然憐之邀歸墳庵療
治之其後部使者貴顯因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
延壽寮專安養病僧也

江南李泰伯嘗著書非孟子名曰常語時有一士人
頗滑稽而饜饕聞有饋李以酒者欲以計求之因錄
所業詩數篇投之其首章乃非孟詩也詩曰焚廩捐
階事可嗤孟軻深信不知非嶽翁方且為天子女婿
如何弟殺之言雖鄙俚然頗合李之意李喜甚留

飲連日酒盡方去他日士人又聞有饋李以酒者復著
論一篇名曰疑孟以投之李讀畢論之曰前此酒本
擬留作數日計君至一飲遽盡旬餘殊索寞也公之
固佳然此酒不可復得也士人遂歛望逡巡而退傳
者以為笑

京師景德寺東廊三學院壁間題曰明月斜秋風冷
今夜故人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皆傳呂先生洞
賓所題也

閩人一士人姓楊家貧而事親孝忽七月七日一道

人自稱姓。回。至其家。久之。因取囊中藥點化一小石。為金贈之。曰。勅爾甘旨之費。楊力辭曰。不願得此。祇欲求一詩。為陋室之光。道人因用朱題於壁間。曰。楊君負慈士孝行。勳穹壤。上帝憐其勤。七夕遣回。往須臾。藥頑石。助子為孝。養子既不我受。吾亦不汝強。風埃難久留。願子志勿棄。行看首。鼎紀青雲。如返掌。後不知其所終。

靖康間。遊京師。天濤寺。於僧房壁間。得一絕云。空餘綠綺琴。懶把新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

名氏想有感而題之也。

盧贊元。襄宣和末。靖康間。為吏部侍郎。詩篇極多。向嘗得其數十篇。皆清拔可喜。後因兵火失之。尚記其贈鼓琴者。曰。試將鍾子山水意。一洗退之冰炭腸。恨失其全篇。

紹興初。余之官建康。艤舟溧陽郵亭。見壁間題云。十年棄微官。歸來事却掃。扁舟訪安期。要覓如瓜業。不知膏梁珍。惡食詩自好。田園若無多。生理但草草。獨時酒一樽。孤酌從醉倒。然不著名氏。不知何人所作。

觀其言淡而旨遠，決非汨沒名利而不知返者也。昔年過邵伯埭，登斗野亭，見梁間題曰：地勢如披掌，天形似覆盃。三星羅戶牖，北斗掛闌干。晚色芙蓉靜，秋香穠桂寒。更無山礙眼，剩覓水雲寬。此劉焘無言詩，此詩蓋盡得斗野之景物也。

王梵志詩曰：偉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却穿破。此言近乎曹相國所謂以獄市為寄也。何晉之，大圭，廣德人。早年有俊聲，宣政間為館職，但其人拓弛不羈，不能自重。仕官晚，亦不偶。其詠殊有

可喜者。常記其一詩曰：茅屋松窓小，隱家茶煙漠漠。水斜斜，簷間乳燕未成語。庭下石榴爭放花，賴有詩書銷白日。倦隨車馬走黃沙，林泉舊約好。徑去風雨蒲江垂釣車。又嘗記其一聯云：蜂垂倒世界，蚊聚小雷電。又嘗為姓韓貴人作樂語，乃以唐吏部漢將軍為對，亦有巧思。

昔過陽羨，艤舟溪寺。臨溪一亭，壁間題曰：碧雲、上碧雲飛竟日，迴環面翠微。梅萼破香知臘盡，柳梢含綠認春歸。風前古澗琴三疊，雪後羣峯玉一圍。遙想

上人清太甚水精宮裏說禪機碧雲亭未知何在地
詩亦未知何人作見其詞意清絕因筆之

濠梁許伯揚處為柳詞五章寄意於古而詞語清新
其一曰不見昭陽宮內柳黃金齊撫輕柔東君昨夜
到望州玉階金井無處不風流悵望翠華春欲暮六
宮都鎖春愁暖風吹動綉簾鉤飛花委地時轉玉香
毳其二曰不見隋河堤上柳綠陰流水依依龍舟東
下疾於飛千條萬葉濃翠染旌旗記得當年春去也
錦帆不見西歸故拋輕絮點人衣如將亡國恨說與

路人知其三曰不見陶家門外柳紫葳一徑遙通閉
門終日掩清風感君高節綠蔭向人濃籬落蕭疎鷄
犬靜日長飛絮漾漾先生一醉萬緣空經時高臥不
到翠陰中其四曰不見都門亭畔柳春來綠盡長條
柳邊行色馬蕭蕭一枝拆贈相見又何朝酒尽曲終
人去也風前亦自無聊祇應於我悵偏饒東君特地
付與沈郎腰其五曰不見灞陵原上柳往來過盡蹄
輪朝離南楚暮西秦不成名利贏得鬢毛新莫怪枝
條憔悴一生唯苦征塵兩三煙柳倚孤村夕陽影裏

愁殺官游人以樂府臨江仙按之可歌也

宣政間脩西京洛陽大內掘地得一碑隸書小詞一
闕名後庭宴其詞曰千里故鄉十年華屋亂魂飛過
屏山簇眼重眉褪不勝春羨花知我銷香玉雙燕
子歸來應解笑人幽獨斷歌零舞遺恨清曲江萬樹
綠低迷一庭紅撲藪余見此碑墨本於李丙仲南家
仲南云得之張魏公姪春慶也

吳具陸蒙老

元光

嘗為常之晉陵宰頗喜作詩時州

幕官有好謔諍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

陸曰君既能詩可詠此也陸辭之不可因即席為之
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梁莫倚高枝縱
繁響也宜回首顧螳螂因以是譏之其人媿而少戢

周少隱

紫芝

蚤年嘗學為詩於一士大夫姓劉者嘗

傳劉君路中遇雪詩曰四野同雲漫不收停驂一望
思悠悠乍疎還密如人事易聚難消似客愁倍費橐
金歸酒酸苦添風色上征裘驛亭今夕定無寐淅瀝
寒聲未肯休

舊傳有太守因早祈雨於龍潭得小雨而未甚應因

作一絕云祈雨精誠尚未通浮雲開闔有無中澤龍
恐我羞歸去略灑些些表不通因馮投此詩潭中繼
即大雨隨足

兵部侍郎劉朝美儀鳳蜀之普州人性酷嗜書喜傳
錄初以禮部郎兼攝秘書以監後即真凡秘書書籍
傳寫殆遍如國史之類又置副本親自校酬至杜門
絕交遷兵侍稍傳寫不已張持國之綱為副端言其
書癖至曠廢職事以是罷歸蜀蜀人關壽卿者孫為
著作佐郎以詩餞行曰公議久不作世無公是非祇

因翻故紙不覺蹈危機東壁亭初斷西山巖正肥十
年成底事贏得書歸

林懿或季仲嘗為太常少卿永嘉人頗喜為詩嘗與
會稽虞仲琳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
其曰男兒何苦獎羣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
多一唯顏淵終日只如虞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
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為嘗
葵守題赤松山黃初平詞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
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笑道牧民如牧羊又

云羽仗霓旌去不還空餘羽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
枯旱便是田家凡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

嘗見蘭溪范茂安許云嚴陵一士人忘其姓名能詩
好為大言而間有可取者如詠林影曰日月明方見
乾坤暗即收又詠扇曰大柄如歸手蚊蚋莫浪飛言
皆類此不能盡記也

陳楠待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為謀議官頗好修養
之方且自以為得道嘗題其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
客我比大羅超一格有輕薄續其後曰行滿三千我

四千功成八百我九百

靖康之變中原為虜竊據當時文人勝士陷於彼者
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閩陝之地暫復有自閩中
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鞞鼓轟轟聲徹天中原廬井
半蕭然鶯花不管興亡事粒點春光似昔年又云渭
平沙淺馬來淒渭張移馬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
清風明月我霓衣

方靖康之變燕人有隨虜過相州因謁韓魏公祠
題詩祠中一聯云有客能吟丞相相無人敢伐

久拾餘

